幾隻軍用騾子在帳篷內好奇的四處張望，D連士兵們大多駐紮在巖村入村鐵軌山洞口處，用路障、鐵絲網、木柵欄、壕溝等建立一道道防線。

「中尉？我們同時，收到來自村內跟聖座的消息。」連情報官進到連長所在的建築，口頭告知他們得到的最新資訊。

米爾漢中尉正與其他士官站在木桌前，桌上有一台軍用電腦跟紙張，窗台旁的小桌子擺了一副無線電跟作戰裝備。

「同時？呵。」男人皺眉乾笑一聲，「艾勒怎麼說？」他脫下防寒手套，坐到椅子上，享用著金屬杯子裡的熱咖啡。

「樞秘院同意跟他們合作，他們會先解決掉躲藏於山中的血族，如果有的話。」雖然很多側面情報顯示，那裏確實有隻千年吸血鬼，跑不掉，「他們進山的時候，需要一點火力，來吸引敵軍的注意，還有他們需要空運一批對血族武器，不過武器也跟他們一起在村子裡。」

一輛雪地摩托車經過連指揮所門口，發出引擎驅動的聲響。

連長思索了一下，「我們可以用迫擊砲，轟炸一個無人的區域，但要進入射程的話，我們要先進村莊，至於空中支援，我想營部不會同意為了引起注意去轟炸一處空地。」遠程飛彈就更不用想了，這種小衝突用這麼昂貴的武器，顯然不切實際，「至於運送……我們可以用直升機協助。」

「長官！」摩托車上的士兵跑進指揮所，「發生狀況了，敵軍打算在山洞內的軌道鋪設炸藥。」

「該死！」米爾漢握拳槌了下桌子，他本來想盡快送支援的武器進村，沒想到被敵方搶先一步，「回應艾勒少尉，我們暫時沒辦法提供支援，要她先自己度過難關。」中尉走到門邊拿取自己的鋼盔跟武器，「對了，還有聖座怎麼說？」

「聖座同意了進村進行軍管的請求，當然，只是暫時的。同時，聖座也訂下一個期限，要我們在一週內解決問題。」

還不到強人所難的程度，如果能高效肅清敵軍，也確實不用再驚擾村民的生活。

「回應聖座，我們會完成目標。」他扣好頭盔繫帶，開門揮舞手臂，「動起來！第二排、第三排，集合你的人！」他對排長吼道，「敵軍企圖在山洞內鋪設炸藥！我們上我們上！」

軍人們三五成群的騎上摩托車衝入鐵路隧道，「三人一組！偵查班正在跟敵軍接觸，路只有一條，不要聚在一起！注意開火目標！」排長提醒著屬下士兵。

「不准動——！」偵查班看到有人正在安裝炸藥，馬上舉槍瞄準。

頭戴清一色黑色保暖帽的傭兵小隊，快速分散開來，接著隧道村莊那頭，馬上就是火光點點，槍聲大作。

獵兵尖兵蹲姿射擊，後方第二位站姿射擊，命中一名正在散開的傭兵。

「卫生员！」傭兵說著一口外語，呼叫著醫護兵，「掩蔽！」

「碧军在隧道里！快！跟我進！」

村莊一側，接收到隧道發生交火的傭兵們立刻趕往車站，並以徒步的方式跑進隧道。

而村莊廣場，傭兵正在集合村內的婦女們，準備再抓新的女性進到山中。

「村外都是碧军，围得严严实实，这下子难办了。」

「还不是有人走漏风声，咱们可不能真的跟碧军对着干，得要先把隧道炸塌了再说。」

希林與榭思特混在村民中，聽著傭兵們的對話，完全沒聽懂，看來是外籍傭兵。

「妳！妳！」傭兵開始在人群中挑選合適的女性，傭兵站到希林、榭思特面前，露出壞笑，兩個面貌姣好的年輕女孩，居然過去一個月都沒看到。

「隧道出事了！碧军正在进攻！」一名傭兵對帶頭的人吼道。

「妈的！这么快！」傭兵們似乎陷入一小段的恐慌。

「要我自己想辦法？」艾勒少尉正在接聽無線電話，得知連上無法提供協助，眉頭深鎖，「山姆！開箱子！用榴彈槍，裝填煙霧彈射出去！」

「是，長官！」

眼下，她只能隨機應變。

山姆從槍箱取出滾輪式榴彈槍，裝滿煙霧彈，朝著廣場射擊。

『碰噏！』『碰噏！』『碰噏！』

『撲碰——！撲嘶嘶嘶——』

一顆顆榴彈落地，發出爆裂聲響，村民嚇的四處逃竄，傭兵們立刻押著希林、榭思特，及數名婦女往山區前進。

白色的煙霧自彈體奔竄而出，整個廣場頓時煙霧瀰漫。

傭兵抓著婦女們送上貨卡，當傭兵正拉扯希林手腕時，感到一陣阻力，他剛覺得奇怪，轉頭一看，執行官正拉著一位少女走出煙霧。

在少女的咳嗽聲中，希林靜靜的，用騰出的手拍了拍少女的背部，再放鬆氣力，讓身體被傭兵拉上貨物卡車。

那種手感，令傭兵感到極度的不適，剛剛那短暫的時間裡，他像是正在企圖拉動一座赫峰山脈，令他不得不懷疑，這銀髮女人的力氣，該不會比他要大？

黑髮女子瞪了一眼希林，覺得她半路多管閒事，搞不好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

貨車往山路開去，沿途都是傭兵佈下的木製路障、機槍陣地，還有迫砲陣地、防空陣地等等，這支受雇於人的部隊擁有超乎常理的精良裝備。

這引起了希林的懷疑，這個血族究竟在盤算甚麼，需要雇用這麼多的人類部隊？

隧道是一條直線，沒有裝甲支援的情況下，交火對雙方都非常不利，然而，這條隧道是巖村唯一的出入口，為防止傭兵炸塌隧道，傭兵與碧軍在此大打出手。

槍聲逐漸遠去，希林盼望著碧國軍隊能打通隧道，巖村位於群山環繞之地，易守難攻，怪不得血族會將這裡當成根據地。

貨車上，婦女們的神情皆忐忑不安，榭思特看車上沒有配置傭兵，探頭過去希林的耳邊。

「我感覺到了……一大堆血族。」

一大堆……希林還沒回話，就先發現榭思特已經快被這殺氣騰騰的空氣壓垮了，她捲曲在自己的膝蓋裡。

「這不是羊入虎口嗎？妳為什麼自信到覺得能幹掉千年級血族跟牠的眷屬啊？妳的信心到底從哪裡來的啊？這不是送死嗎？絕對是送死，妳知道讓人火大的是什麼嗎？就是妳這種奇怪態度。」

希林聽罷，湛藍的眼望向前方緊張的婦女，再望向近乎絕望的同伴。

「如果有用的話。」

「哼？」

「要是，害怕有用就好了……我大概會一直害怕下去吧。」

長髮女子伸直左腿，仰望天空。

「我總是在思考答案，而來不及有其他的情緒，這感覺我也不懂，遭遇布雷克文的時候，我總是投入到了……思考應對的方法中，而不是緊張、恐懼、害怕……我只知道這樣做，就能活下來。」

「妳確定妳能贏那個千年級？」

「會贏。」

她說的斬釘截鐵，榭思特的負面情緒，頓時少掉一大半。

「榭思特，如果戰鬥發生，我需要妳牽制其他的血族……我知道這對妳來說很痛苦，妳感受的到『異類』以及對手的『強大』，但在工作結束前……我需要妳守護我的身後。」

柔和的話語從她口中傳遞出來，榭思特覺得身負重任。

貨卡開到一處山洞口，傭兵們正在搬運貨物上其他的卡車，執行官鋒利的眼睛掃過尚未闔上的木箱，裏頭裝滿了一支支的紅酒。

他們被押進洞穴，用一條繩子，綁住綑綁他們雙手的繩，繫成一支冗長的隊伍，婦女們被往洞穴的更深處驅趕。

希林是名門貴族出身，那股藏不住的貴氣與傲氣，還有白白淨淨，甚為乾淨講究的模樣，引來了一位女子的側目。

一頭長金髮、膚色慘白、眼有血色、身材高挑的女子，湊近了希林的香頸，她能聽見動脈當中，血流的湧動……只要是人類，無論擁有怎麼樣的外表、內在，作為動物的身體機能，不會欺瞞他們身體的狀況。

她深諳色的血唇吐出舌尖，「好香的味道呀，普通的村民不會有這種氣味的……妳的血……」她露出尖銳的長牙，「一定很美味……」她的手指撫過希林的頸骨，留下了挑逗的餘波蕩漾。

「歐西里斯會喜歡妳的，不用擔心，妳是上等的好肉。」

用肉來形容人類，這是長年對人類進行犯罪行為的吸血鬼組織才會有的詞彙，他們歷練豐富、經驗老到，而且擅長跨國犯罪。

傭兵們將囚犯們扔入木製牆圍成的監牢，被關押的婦女們，大多衣不蔽體，監獄內的環境，為讓血族吸血時不會不舒服，打理的還算整潔，血族犯罪集團提供了碗筷、湯匙等基本餐具，不過整個牢房內唯一能擺放東西的平面，只有地板。

榭思特面露噁心，看的出來，這間牢房的人類，提供給人類與血族享用，他們各取所需，經過洞穴的道路時，她看到在血族監督下的婦女們，正在生產線上生產著不明液體，根據現場觀察來看，應該就是正在被製成毒品的血清羅醯胺了。

「榭思特。」希林雙手被綑綁，她伸出雙腳，要同伴抽出藏於長靴中的匕首，在獄友們的眾目睽睽之下，榭思特側臥在地板上，拉開長靴拉鍊，將膠帶連同匕首撕下。

「你們是誰？在做甚麼？」一位赤身裸體的少女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，她彷彿第一次見到，有人正在做有用途的事。

「我們是樞秘——」

「我們是來殺死吸血鬼的。」

希林簡單扼要的說出了他們的目的，不過牢房內，婦女們大多都被血族咬過，精神萎靡，且恨不得再被注入一次興奮劑，唯有那名跟他們一起，剛到不久的少女，眼神散發出了希望的光芒。

希林俐落的將手上的繩索割開，此時，門外傳來人聲，希林將雙手與匕首藏在身後，立於距離門口不遠處，等候傭兵過來。

現在正值午休，兩個傭兵準備享用一下牢中的女人們，第一個人迫不及待的打開牢房門，看到今天新到的銀髮美人，伴隨著笑聲，他解開了褲頭，任那根陰莖暴露在眾人面前。

第二個傭兵正在排隊時，眼角的餘光，瞥見牢房地板上的斷裂繩索。

「操——！」他眼前的傭兵，左側頸被插進了一整支七首，白皙的手俐落的將其抽出，絲毫沒有阻力，他準備伸手抽手槍時，銀髮的女子老早就來到了他的身前，一刀刺入他的心窩，抽出後再補一刀在柔軟的頸部，並一腳將他的身體踹倒在地。

傭兵們的鮮血染紅了地面。

希林甩掉了七首上的血液，這是必要做的事情，不這麼做的話，他們無法離開，她如此這樣說服自己，殺人的感受，她早已有過，但這一次，截然不同，她同情嗎？一點也不，在理解這些傭兵的立場為金錢、貪欲、享樂與殺戮後，她的心靜如止水。

理解，而實施制裁，白狼的眼中，沒有憤怒，沒有恨意，而是純粹的正義。

「歐斯里斯，有可能就是那頭千年級的名字。」希林把七首收進內袋。

榭思特走出牢房，他們身上的隨身物品都在搜身時被清走了，不過她的記憶裡，還記得手機等財物被收集的站點。

「我們需要那些武器……但這裡超深的，怎麼空投啊？而且我們手機被放的位置，離這裡有一段距離。」

更別提手機有可能被處理掉這件事。

「抱歉，請在這裡等待救援，軍方很快就會攻入這裡。」希林回頭對少女的說明道。

希林低頭凝視著七首的位置，她闔上雙眼，睜開，「如果沒辦法取得武器，我會殺死血族，用這支七首……」她撿起第二位傭兵的手槍，遞給榭思特，再去收集了第一個傭兵的槍枝，「走吧，去他們的倉庫。」

巖村的入口隧道，碧軍朝傭兵方向發射了煙霧彈，另一方面，又有另一部列車抵達隧道口，這部列車同樣被軍方給攔查，車上坐著的，是帶領著一批埃利薩執行官到場的主母——卓蘭卡。

卓蘭卡·埃利薩、菲奧娜·埃利薩、莉迪亞·埃利薩、維多利亞·埃利薩、馬庫斯·埃利薩、雅各布·埃利薩，上一個世代的佼佼者幾乎都到齊了。

他們清一色的都是銀髮，並紛紛掏出二十世紀前的獵槍、霰彈槍，走下列車車廂。

「抱歉，埃利薩的主母……現在前方正在進行戰鬥，我們沒辦法讓民間武裝介入。」

米爾漢中尉看到狼群正在虎視眈眈，但命令就是命令，他知道村莊裡頭的血族，並非全是敵人，而埃利薩家族的介入，足以掀起更大的腥風血雨。

「真是胡扯！女王在需要貴族的時候，我們慷慨支持她！現在我們需要她的時候，她就背棄我們了？我們擁有持槍獵殺血族的權利！」

卓蘭卡並不在意軍人們怎麼看她，她慷慨激昂的陳詞，讓埃利薩們士氣大振。

而她該死的孫女就在巖村裡，她不能容忍希林孤立無援，還讓她一個人去面對一個集團。

「陛下已將現場全權交給軍方，我們不能讓你們進去跟那支犯罪集團起衝突，請放心，我們有周全的計劃。」

正當雙方僵持不下之際，一道黑影衝出後方的列車，一隻黑曜石色的駿馬全力往隧道奔馳。

「那是……魅影！」

「魅影醬！」

「糟糕……！」

黃色雙眸的矮小短銀髮女子，身後背負著一把巨劍，她沈默的看著馬匹的背影，她是希林的表妹—菲奧娜。

「去吧……魅影。」她知道，希林的好搭檔，是要趕去她身邊了。

黑駿衝入隧道，以勢不可擋、雷霆萬鈞之姿，全力的向前奔馳。

雙方軍人都緊緊挨著牆壁，盡可能在掩體後爭取最好射及角度，配備熱成像的射手們部署到了前方。

『碰碰！碰碰碰碰！』槍聲在魅影的四周炸響，子彈穿過煙霧命中數個傭兵，傭兵集團正在倉皇撤退。

艾勒與第一排士兵正在朝著山洞的方向攻堅，此時，碧國軍隊為了阻止隧道被炸塌，用手中僅有的力量攻入村莊。

「這裡是旱鴨Delta-01！我們需要立即火力增援！」

傭兵的沙包、機槍陣地正在兇猛的往下方的第一排傾瀉子彈。

「我要迫砲立刻敲掉山上火力點！」連長帶領隊伍攻破車站後，馬上用命令回應第一排的支援請求。

接收到命令的支援班馬上打開仿立陶宛120公釐迫擊砲支架，校正後，士兵將肥碩的砲彈放入炮筒。

『碰轟！』機槍陣地被一發轟毀，金屬碎片與人的血肉被炸散到山路上。

魅影正冒著槍林彈雨衝上山路，她跑到艾勒隊伍護送的吉他箱處，雙前腿蹬跳，要艾勒快把希林的武器給她

「那是……快看！」士兵提醒艾勒，「那是槍套跟劍鞘！」他指著馬首附近的鞍具。

「把執行官的武器給馬！動作快！」排長一聲令下，士兵們趕緊把武器放上馬匹。

「計畫提前了！全部撤離！搬不走的就別管了！上運輸機！」傭兵隊長指揮洞口的士兵們撤退。

洞穴內，兩人好不容易躲開了密集的巡邏隊伍，正朝著他們物品被取走的倉庫站點前進，那位那位鼻子靈敏的女吸血鬼，與他們在狹窄的洞內相見。

「呵呵……是要往哪裡去呢？」她悠悠的看了一眼希林手中的匕首跟手槍，「原來如此，你們是血族獵人吧？可是可惜……」她一個彈指，一個班的傭兵從她身後散開，「人類，就要由人類對付才行呢。」

洞外120釐米爆炸聲吸引了眾人的注意，此時希林馬上將榭思特推進石柱的後方，她也飛撲到另一邊的柱子後。

女血族聽著藍芽耳機傳來的通訊，得知碧國正不惜代價攻進村莊，炸毀隧道的意圖被軍方識破，現在軍方跟傭兵之間已經沒有任何談判空間。

回神的傭兵們馬上對著柱子傾瀉子彈，「歐西里斯大人，我們要離開了。」女血族通知了在山洞深處的那位血族，「運輸機已經安排好了，隨時可以出發。」

「希林！」榭思特從口袋內抽出一顆手榴彈，這是她從監獄的傭兵身上取得的，「快去深處！他們要跑了！這裡交給我！」

「……榭思特？」並非質疑夥伴的能力或動機，而是出於對她安危的擔憂，希林憂慮的叫了一聲。

「王八蛋快去啦！妳最好不要給我失敗，不然宰了妳！」她奮力的抽出手榴彈插銷，希林看到了她的覺悟，點頭後朝著山洞深處奔去。

那是……一座由人骨與石塊堆砌而成的王座，坐於其上的，是一個有著深黑色髮的男子，他的皮膚偏紫，眼眸偏藍，瞳孔如火球般明亮，他赤裸上身，腰間扣著金色腰帶，有一條蓬鬆的黑色長褲。

他的上半身，環繞著渴求他啃噬的女人們，她們倚偎在他堅實的臂膀四周，好似飢渴的野獸，撫摸與舔舐著他身上的肌肉。

『他就是歐西里斯吧，現在山洞外有太陽，運輸機必須離洞口很近，否則這頭千年級血族就會被燒成焦炭，他現在無法離開洞窟，只要將他擊殺在這裡，一切就結束了。』希林心中雖早有眉目，但現下，她手中僅有一把銀製飛刀，她沒有足夠的把握能將其拿下。

不過，也只能試試看了。

「執行官嗎……」低沉的嗓音，自座位上傳來，他一步步走下臺階，無視他背脊那些伸來的女手，臺階下方，也坐倒著沉浸在至福中的女性。

看來傭兵炸毀隧道的任務失敗了，沒想到就交付了這一件工作，還能幹的如此糟糕，不過，也不該責怪那些傭兵，要怪就怪這些執行官，嗅覺太過敏銳了。

男血族的身形巨大，魁武的跟熊一樣，他抽起階梯上，被他隨意放置的古羅馬短劍，以他的身形配上這把劍，初看著實有些不平衡，但他舉起那把劍的感覺，好似正舉著一支棒棒糖那樣的輕鬆。

「來了。」血族不客氣的，對希林宣布他的攻勢，一劍往她的臉劈了下去。

『碰轟——！』

這招不躲不行，希林的生物本能正在作用，那是強烈的危機感，被這一劍劈到，她恐會當場慘死，而地板被他一劈，轟出了一個大窟窿。

歐西里斯，看著快速向旁蹬跳閃避的女子，『是速度型嗎？而且，只帶了一把短刀……這樣就想挑戰我嗎？可笑。』他在心中暗笑，並扯起一邊嘴角。

一瞬之間，巨大的身形朝她急襲而來，女子奔起，腳踩迅雷之步，格擋開下一劍後騰空躍起直接接一次刺擊，男血族側身閃躲後舉劍朝她臉砍過去，女子正手持刀擋下同時前揮直劈，洞穴內，隙縫落下的殘雪與土壤飛濺，白靴前踏，激起白色無上的浪花。

狂嵐起舞，起手一招，竟是無殺。

『沒有殺氣！』敏感的血族，發現這女子竟能跟自己戰的不分上下，而且，她的眼神凜冽，出招狠辣，卻像是在完成一件日常事務一般，一點想取牠性命的慾望都沒有。

不，不是的，她只是計畫了這些動作，並且將武術、攻勢都化為執行。

『這女人……是個純粹的執行官！』歐西里斯白齒表露於唇間，牠興奮不已的笑著，『一千年……我等了妳一千年啊！天才！』

牠奮力將女子連人帶刀一劍轟飛，這金屬的不踏實觸感，牠知道她還會再回來，牠衝著女人一笑，希林後空翻立定後，雙腿肌肉緊繃，再如炮彈般衝出。

「哈！呀！哈哈哈哈！」

短劍與七首兇狼纏鬥，一個本能、經驗、殺意盡出，殺氣騰騰，一個估算、測量、執行、心無罣礙。

『速度跟力量都很強大……這就是千年級的力量嗎？運用七首的緣故，慣用手開始麻了，跟血族戰鬥，又拖延到時間的話，對我不利。』

希林估算著自己剩下的體力，操作著自己的身體部位執行動作，她首先又擋下了一擊。

『既然知道妳不是本能跟反應型的……那這樣呢！』

歐西里斯迅猛的揮出一刀又一刀，接連的高速攻勢，全都一鼓作氣的扔向她。

刀劍在空中炸響了聲音，眾婦女的眼中，宛如有一道道流星劃開了天際，直衝腦門的刺激，宛如廟裡的鐘聲，一次又一次的撞向那口大金鐘。

兩人酣戰之際，連一旁目睹的歐西里斯眷族們都看傻了眼，也不敢貿然插手。

「竟然跟歐西里斯大人打的不相上下……」身穿燕尾服的血族大感不妙，但人類的軍方就要攻上山了，他們可不能再拖延，「大家快走吧！歐西里斯大人正在替我們殿後！」

執事樣貌的血族，帶著其他眷族離開戰鬥現場。

所謂的不相上下，就是跟牠們相差甚遠……執事樣貌的血族懷抱著的，不是恐懼，而是對自己死亡的確信，好不容易活了上百千年，遇到一次能脫困的……那種僥倖感。

歐西里斯的體力深不見底，連續的攻勢，總算是逼出了銀髮女子的一滴熱汗。

『凡是人類，都會有極限的，不過，對於戰鬥，都能縝密的規劃與思考，甚至不被視覺的暴力刺激影響冷靜……這傢伙……不錯啊！』

歐西里斯猛然揮出一刀，在希林格擋同時，馬上接一記重拳。

這一拳，是朝她臉而去的，但卻沒有命中的手感……不過，牠指關節那一下勾過肌膚的觸感，不會錯的，她傷了。

「……」她的臉頰上，多了一道細縫，細縫中流淌出液狀的鮮紅。

榭思特將手榴彈扔出，引信倒數，傭兵們忙著找掩護，那女血族悠悠笑著，任火球噴發，碎片向四處衝去。

轟隆巨響後，女血族的上半身被破片及爆發給炸的焦黑，裡頭的腸胃、心臟都蠕動著，榭思特眼睜睜看著她的組織重新組合，結成新的器官取代舊的，骨骼也開始組裝，肋骨正逐漸開始排列。

「靠！血族果然都是怪物！」

不等她開始動作，女血族舉起了一支手槍朝她射擊，這槍立刻命中了正要逃跑的榭思特右小腿，害她馬上趴回柱子後面。

「哪來的槍啊妳！神經病啊啊啊！」子彈鑲嵌進女子的腿肉裡，榭思特忍痛的汗水噴湧而出，她眼睫毛滴下了一顆顆的水珠。

「我就好心的告訴妳吧……」女血族的身體還在重組，她精緻的臉蛋正在完善，「血族的特性為——再生速度，但是，你們卻沒考慮到再生能力是可以由血族個體控制的呢……這就是我的能力——骨鎗嘍。」

由她的肋骨製成的白色槍體，甚至不需退出彈殼的機制，持續製造新的骨頭融合進槍管就行了。

「這就是你們常說的——千年級的實力呢。」

不只一隻千年級，這鬼一樣的消息差點讓榭思特當場昏過去。

「妳的同伴也真可憐……對上歐西里斯大人，她壓根沒有勝算。」

此時，一匹黑色駿馬疾馳而來，她直接撞開了這坨囂張至極的血肉之軀。

「魅影！」榭思特驚呼，馬匹身後的，是快步趕來的獵兵第一排士兵們。

「掩護射擊！森執行官快去拿武器！」艾勒下令，士兵們與她立刻灑出了一張漂亮的火網，使的傭兵們暫時無法還擊。

「你他媽的哪裡來的馬！」正當女血族被撞的血肉模糊，憤恨叫罵之際，一根釘子插穿了她持槍的手，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她的手掌突然被火焰吞噬。

榭思特從工具箱取出了她的武器——『水電工的釘槍』與『水電工的螺絲起子』。

藏殺器於民間，平時放置於工具箱之中，血族不易察覺，殺血族於無形，當需要使用時，只要開啟工具箱，拿起釘槍，裝上對血族專用的精銳銀針，並裝配電池，即可對血族發射致命的釘子。

「我還沒拿出我真正的武器就這麼囂張……妳這臭血族！」榭思特再度朝她射兩針，「然後有一件事你要說錯了！真正可憐的……是妳的歐西里斯大人！因為希林她……在戰鬥開始之前——」

魅影衝到希林與歐西里斯之間，現下，希林沒有時間裝填子彈，也沒時間跟魅影噓寒問暖，於是，她立刻抽出了她的長劍。

一把有著十字荊棘造型劍柄的長劍，自黑色如墨的駿馬上取出，一把由黃金、銀、青銅、銅、鐵、鋼、淬硬鋼、淬鍊銀等材料，經過精密的測算後，鍛製而成的長劍。

它的光輝，如哀憐的聖母，折射著環境中火焰與燈光的光明，「『我要將災厄驅趕至陽光底下，使純淨將羞愧燃盡，你們當屈膝於烈火與煙塵，讚揚摧毀後的新生。』」

銀髮女子，左手指向著血族，右手劍隨侍在她的臉側，她將要進攻。

千年的災厄，此時應該明白，這個執行官，不像個人。

長劍在她手裡，有如一根縫衣針般輕巧無礙，執行官口述著申誠篇第一卷第三節，伴隨著凌厲的攻勢，向著高大的吸血鬼斬去。

「『因我們的生命向陽不離光，生於泉流，死於焚燒。』」執行官冷靜的以嘴引述聖母的經典內容，每一擊揮出的震盪與刀光，都令人們怵目驚心，被俘虜的婦女眼中，宛如下起了毀天滅地的流星雨。

百年如何？千年又如何？

她的劍快的，連千錘百鍊的血魔都跟不上，他被動防守，卻彷彿在承受著天災，那是無法還擊的打雷與閃電，每一劍劈殺過來，都像是雷雨與風暴。

長劍將血族高大健壯的身體釘入石牆，血族口吐鮮血，歐西里斯恐懼的一腳將希林踹飛，只希望她遠離自己多一點。

「呀呀呀呀呀！」自知不可敵，牠賣力的撞破牆壁，試圖求生，卻迎來了自湖畔照耀而進的萬丈光芒。

「她就知道自己贏了。」榭思特說完話，將銀針朝著女血族的腦門射去，並以尖銳的、武器化後的螺絲起子，奮力將之插在血族的心窩上。

「我啊！」她繼續插著她心臟，沒有停歇，「最討厭那女人了！我很弱小！力氣小、不會武術、不是天才、只會對血族過敏這種爛能力！但是我——」榭思特奮力的大吼，雙手狠狠插著螺絲起子，「想當執行官！就算再怎麼卑鄙，用甚麼樣無恥的武器！我都想要把你們殺光！為我的父母報仇！所以我恨希林！我恨那個天才、那個富家女！那個集美貌與強大於一身，不可一世的王八蛋！」

女血族，早被她扎的血肉模糊，她還沒有停手，直到她最後一個字落下，艾勒拉住了她的手。

「……森執行官，已經夠了，牠死了。」身為局外人，聽完榭思特這一大串抱怨，覺得有點尷尬，不知該作何感想。

歐西里斯仰望著艷陽，牠露出苦澀的笑容，「沒想到，妳有一副這麼好的身體。」牠沒有回頭。

方才交手時，劃破了她偽裝成平民的，白色襯衫長袖與咖啡色背心，那一對對顯露的腹肌，與手臂緊緻的肌肉，使牠明白到，希林不只是天才這麼簡單。

她打磨了自己的意志、肉體、劍術、武器，就為了光明正大的克服萬難。

「……永別了，歐西里斯先生。」

「我打的很痛快嘞，執行官……請給我妳的名字，讓我帶到冥界吧。」

「希林·埃利薩。」

「是嘛……瓦倫坦的後人嗎……原來那是……處死者之劍。」

歐西里斯說了一句希林聽不懂的話，瓦倫坦？埃利薩是他們的後人？處死者之劍又是甚麼？

男子被太陽炙烤，在極短時間內化成灰燼，而這過程中，牠是如此享受，臉上洋溢著，多年不曾面對日照的微笑。

一笑泯恩仇。

「願聖母，賜予你平靜的死亡。」這一刻，希林彷彿相信，活了將近千年，是一種可怕的詛咒，因為牠們的生命近乎永恆，不過，很可能也有喜歡活著的血族存在。

體力不支的希林，終於支撐不住，倒了下去。

她感到有人正在攙扶她的身體，希林睜開雙眼，金髮俊俏的少年血族，以柔和的目光與笑容，前來洞窟內迎接了她。

「好久不見啦，希林。」少年抱起高大的女子，將她捧在懷中，向著洞口前進，「我美麗的女士，感謝妳前來，消滅了人類與血族們共同的大患。」

「我不重嗎？」銀髮女子環抱住少年的頸部，看著前方地板，本來想好好站起來，但趁機會休息倒也不賴。

「一點也不嘞。」少年哼笑，「妳輕的像羽毛一樣，我一點感覺也沒有。」

「油嘴滑舌。」希林淺笑一聲，「法斯丹佛……見到你，我很高興，謝謝你提供了巖村的情報，才讓軍方與樞秘院都有所行動。」

「哼～～不愧是我看上的人呢。」語畢，希林示意可以將自己放下來，法斯丹佛照做，他站到一旁，與希林共同面對前方一大群人。

有軍方、埃利薩、傭兵、血族的人馬。

他們都因為一個勢力的進場，而停下了所有動作。

一名鮮紅捲髮，身穿黑色女式西裝、紫色領巾的女性，站在洞口的空曠處。

那鮮紅的蜜唇猶豫了半天，才緩緩張開。

「妳殺了……歐西里斯？」

這人的出現，讓埃利薩群狼們虎視眈眈；軍方們停止進攻；傭兵們不再反擊；血族們不敢造次。

「是。」希林。

榭思特因為碰到強者恐慌不是頭一回，但這一次，她卻乖乖的坐在傭兵使用的餐桌椅上，佯裝冷靜的望著他們對話。

希林觀察到了榭思特的異常，眼前的女人，恐怕是某種超凡脫俗的存在。

「做的好呀？啪啪啪啪！」紅髮女性鼓勵式的鼓掌，她身邊的白色燕尾服紳士，也跟著緩慢的拍起手，「妳擊敗了我們最頭疼的威脅，喔看看我多麼失禮？我的名字是一克莉絲蒂娜·菲爾～是碧血基金會的董事長。」她手掌比向旁人，「這位是我的助理……或秘書—豪斯，隨便妳怎麼叫。」她手隨興一揮，豪斯皺起眉。

「來吧，我認為我們需要談談。」她燦爛的笑著，並扶著希林的後腰椎，要她跟著自己離開巖村。

「董事長，妳打算怎麼收拾這爛攤子？」埃利薩主母好奇詢問。

「歐西里斯死了，村民們重獲自由，然後血族，是不得以跟他這位犯罪者合作的，而傭兵只是因為他付了錢，我建議……軍方、傭兵趕快撤離村莊，將和平還給村民吧？這樣如何？卓蘭卡？」她歪頭笑問道。

「當然沒問題，謹遵董事長吩咐，我也會叫家人們安分點，不要在董事長面前胡亂出手。」希林聞言，覺得有點不可思議，卓蘭卡奶奶居然會對他人這麼恭敬。

對部分埃利薩來說，克莉絲蒂娜可說是眼中釘肉中刺。

「走吧？該讓妳開開眼界了，妳聽完我的話以後，可能會改寫妳對世界的認知，不過——決定權在妳。」

希林跟在菲爾的身後，她也很好奇，這位神秘的女士究竟藏有甚麼祕密。

待續